

“乡愁是一首歌,作词人在这边,作曲人在那边”

“从从容容”做音乐的王搏:点团圆之灯

豹变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曹伟
记者 堵力

“一旦打进来,我就把信号灯(红绿灯)全部设成红灯,你就一直等等等……一旦要抓我,我就改名为益,让你们找不着北”。继歌曲《没出息》火爆全网后,时隔40天,音乐人王搏的新曲《找不着北》再次“笑翻”两岸。“找不着北”成了近期网络热议的梗。有网民评论,“于北辰、王世坚,成立个乐队组合吧!就叫‘坚辰当道’”。

日前,王搏接受了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的采访。“写《找不着北》这首歌,就是心血来潮,歌词取自网络上某条‘于北辰语录’视频。和创作歌曲《没出息》差不多的速度,用了一天左右就完成了。”王搏说。

他还回忆起今年10月份新疆之旅前随手一发的视频《没出息》。飞机降落,手机开机,2000万播放量扑面而来。“我突然感觉自己像是被时代选中了一样。”王搏说。

放弃电网铁饭碗,追逐音乐梦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几年前提交辞职报告时,王搏只写了这8个字。作为曾当过国家电网技术员的音乐人,他没想到这8个字会在他的人生中回响得如此精彩。

成为“网红音乐人”之前,王搏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他出生于宁夏西吉,2014年毕业于华北电力大学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后入职国家电网,在家人和身边朋友看来,这是一份很不错的作品。

王搏回忆:“读初中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音乐,但家里没人搞音乐特别,我就求爸妈买了把吉他。”受周杰伦和黄家驹等创作型歌手的影响,他通过网上视频自学了吉他。

尽管大学读的是理工科,王搏并没有放弃音乐梦想。他参加学校的音乐协会和合唱团,不断积累创作经验。然而,像许多人一样,毕业后的他选择了先就业再追梦。



自媒体90后音乐人王搏,因创作《没出息》《找不着北》走红海峡两岸。

受访者供图

2021年年初,即将步入而立之年的王搏面临人生抉择:“我强迫自己,说服自己,不然就辞了工作吧。爸妈、领导、同事都不解,干得好好的工作说不要就不要?”但王搏深知,最了解自己的还是他自己。

辞职后,王搏在自媒体平台写道:“要邀请你见证一支野路子音乐人的‘曲线救歌’之旅”。他坦言:“曲线救歌,得让别人先看到自己,才有资格有机会”。

然而转型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辞职初期,他主要靠为明星和电视剧写歌为生,但收入不稳定。他晚上焦虑失眠,甚至向父母隐瞒真实处境。

转机出现在辞职半年后,《尿床歌》成为他的第一个大爆款,让他在一周内涨粉百万。随后,《穷又叉》《帽衫》等作品相继出圈。王搏的“野路子”音乐直击心灵,受到大众喜爱,甚至被很多明星翻唱。但他也面临质疑:“你做的这些东西有价值吗?”

面对质疑,王搏经历了自我怀疑期,甚至一度沉寂。但最终他找到了自洽之道,“后来我打开了,做音乐可以养活

我,并且让我离梦想越来越远”。

随手一发的视频,一夜引爆两岸

“我就把王世坚的一些语音素材放到了我的收藏夹里,想着有一天可以用得上它。”王搏在回忆起爆红两岸的《没出息》创作始末时如此说。

巨大的转折发生在他与“福地新疆”产生连接之后。

今年国庆节,他订好了去新疆旅游的票。出行的前一天,也就是10月5日王搏才从收藏夹里找出台湾民进党籍民意代表王世坚的询价视频片段。

半天的极限创作,素材的调整选取拼贴,调音和编曲,就这样,最初的22秒《没出息》诞生了!

不过,王搏并没当回事,只当一条日常更新的视频上传了。

第二天,他从从容容地飞往新疆旅游。7个小时的飞行后,晚上7点多,飞机落地新疆。王搏打开手机,发现那条22秒的视频已经拥有了近2000万的播放量。

在新疆旅游的一周里,这个22秒的

《没出息》呈现爆炸式传播。网络上涌现出各种二创翻唱和玩梗视频,席卷两岸。更让他惊讶的是,各大官方媒体纷纷转发了这首作品,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也评论过这首歌,认为它体现了两岸网友的创造力。王世坚本人回应说“叹为观止”。

与此同时,他的评论区涌入了大量中国台湾IP的网友。两岸网友其乐融融,用简体字和繁体字共同讨论这首歌的魔性旋律和歌词共鸣。

当时,最触动他的,是评论区里的一条留言,“乡愁是一首歌,作词人在这边,作曲人在那边”。

“冥冥之中有种力量给了我启发和灵感。”王搏产生了某种使命感——他必须再做点什么,让这首歌的价值进一步扩大。

在新疆帕米尔高原,在壮阔的景色中,王搏一边感受着天地之大美,一边在海拔4600米的冰川前拍摄了完整版的说唱部分。

这里的广阔天地给了他新的灵感。面对雪山、湖泊、草原、冰川,王搏感受到了“大美中国,团结的中国人”的气度。在这种

一微心愿一



团黑龙江省大庆市肇源县委书记 陈新



黑龙江省大庆实验中学团委书记 赵源

近年来,团黑龙江省委服务青年工作生命线,积极争取项目资金(含物资折合)1200余万元,使得多个公益项目相继落地,惠及全县29所学校、1.8万师生。自主谋划实施“333”青年就业创业发展模式改革,帮助协调申请小额创业担保贷款24笔、516万元;组织实施“扬帆计划”“返家乡”社会实践等项目,征集岗位702个,吸引1070名在外学子报名。积极推动“金秋助学”“希望工程1+1”等助学项目实施,累计发放助学金154万元,帮助835名困境学子实现求学梦想。组织开展“温暖童心·乡伴童行”关爱留守儿童公益活动10期,吸引467名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参与,累计帮助留守儿童1347人次。该项目获评黑龙江省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创意奖。未来,我们将持续拓展共青团服务功能,努力成为青年想得成、找得到、靠得住的力量。

图知道

景区寄存柜押金玩套路



日前,有旅游博主曝光景区寄存柜押金套路:号称免费寄存,却不原路退押金,而是悄然转入小程序余额,借用户遗忘形成“押金陷阱”,押金变余额,退款入口不醒目,甚至虚假提示,这些行为已偏离正当经营,侵害消费者权益。景区应严审服务商,监管部门也应强化治理,明确押金必须原路退还。 漫画:程臻

从摊主到店主,一碗炒饭里的城市治理温度

了不起的青春小店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敏

傍晚5点,北京市朝阳区团结湖街道的“团结湖炒饭”门前已排起长龙。灶台前,王鑫林手中的锅铲在猛火中翻飞。这份忙碌,从他深夜树林里的游击摊位,延续到了如今的门店。在他的炒饭里,融合了一座超大城市治理的人文温度。

王鑫林是江西人。2011年来到北京后,凭借着自己的烹饪技能,开始了摆摊生涯。他给自己的小摊取名“猛火炒饭”,因主打广东口味,被熟客称为“小广东”。他说,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好好赚钱。”

北京的长虹桥、朝阳公园,以及绿化带小树林——这些都是王鑫林曾经的“战场”。下午1点备货,深夜12点出摊,清晨六七点收工,这样的生活他过了14年。

“慢慢就习惯了。”回忆起摆摊的日子,王鑫林说,唯一的困难是下雨天,“想做生意又出不去”。摆摊时难免遇到投诉,城管人员会来沟通,“也被处罚过,但大多数时候执法是很人性化的”。

为了持续经营,王鑫林建了几十个微信群。每到出摊时,他就在群里通知地址,熟客们便闻讯而来。

转变发生在今年10月。随着手艺被更多人认可,不少食客慕名而来。为了一口“网红”炒饭,队伍最长时要排7小时,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市容与周边居民休息。

“最大的问题还是安全隐患。”团结湖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常务副队长赵增波说,摊主使用的液化气罐不符合规定,这也是很多小摊存在的问题。

为留住这缕“烟火气”,在朝阳区市场监管局、城管执法局与团结湖街道的协同推动下,他们为王鑫林找到了“转正”的机会,“猛火炒饭”终于在他



11月10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团结湖炒饭”小店里,王鑫林(中)正在炒饭。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敏/摄

经常摆摊的团结湖街道扎下了根。“有了落脚的地儿,心里踏实了很多。”王鑫林说,“感谢各方面的包容与帮助,让我有了安身之所。”

新店位于“郭林家常菜团结湖店”旁,店面不大,但配备了崭新的灶具炊具。燃气单位还专门为他新接了一条燃气管线。从液化气罐到天然气管线,不仅更安全,效果也更好。“炒饭、炒米粉要干炒,用天然气最好。”新设备是按他的要求定制的,“所有投资都是老板出的,这让我感受到朝阳区的温暖”。

王鑫林口中的“老板”是“郭林家常菜团结湖店”的负责人王援军。王援军介绍,企业将原来的粗加工间改造成档口,除了提供设备,还增派人手协助炒饭。

王援军说,当街道找到他时,他第一时间就答应了,“游商不卫生、不规范,也影响居民。街道信任我们,王师傅在北京这么多年也不容易,能提供帮助,我们很愿意”。

由于王鑫林缺乏开店经验,王援军协助他完成办证等手续。从筹备到开业,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门头招牌也换成了“团结湖炒饭”。王鑫林很喜欢这个新名字,“我一直在团结湖附近,这名字有特点,有标志性”。

新店开业后,生意更加火爆。每天营业前就已排起长队。“我们下午5点营业,到凌晨两点就卖光了。”炒饭供不应求,排队动辄两三小时,食客们再

意境的感染下,他在加长版和最终版中强化了“迷途知返,何以为家”的主题。

跨越海峡的文化对话

“作品现在就是我已经控制不了了,它已经不属于我了。”面对《没出息》在两岸引发的热潮,王搏坦言。

如今《没出息》已有超过20个版本,从英语、日语到陕西方言、粤语,但它的爆火超越了单纯的玩梗,成为连接两岸的情感纽带。“没想到会有很多台湾同胞涌入评论区,我发现两岸同胞的共鸣点是一样的。”王搏指出,这种共鸣源于共同的文化根基,“大家本来就是同宗同源,有同样的文化,大家在理解歌曲或文字时情感是共通的”。

歌曲中“没出息”的自嘲态度,也让不同群体找到了情感共鸣点。无论是职场人吐槽加班,还是学生对学业压力的自嘲,都能在这首歌中找到宣泄口。

随着作品影响的扩大,王搏也感到了压力:“晚上会突然醒来,脑内循环这首歌。”他知道,此时的自己更要保持清醒,“我从创作者角度出发,就是最朴素、最真诚的想法——两岸一家亲”。

他上网搜寻了更多王世坚的质询片段,从中提炼出能强化主题的词句,并个人填词续写了说唱与和声段落。

在新版本的歌词中,王搏写道:“乡音未改依旧很浓,却忘了家乡的面容,为你留了一盏灯,一直在等啊等”。

他不想用过于直白的表达削弱作品潜移默化化的效果,希望歌词富含解读空间。从表面看,这是一个失意游子的困窘半生;从深层看,它其实是两岸儿女血浓于水的亲情呼唤。

王搏认为,这种“好像什么也没有说,但好像又什么都说了”的表达方式,反而能更有效地抵达人心。

如今回顾《没出息》和《找不着北》的走红,王搏认为这是必然中的偶然,偶然中的必然。

“两岸同胞刻在灵魂深处的血脉亲情从未熄灭。”王搏说,只要是中华儿女,都会深受中华文化的熏陶,这可以冲破一切阻碍。

那盏为团圆而留的灯,一直在等啊等……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桂杰

不久前,第七届星空艺术节开幕演出《共同的善》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拉开帷幕。舞台上,15个身着白衣的少年静静伫立——他们是“无声合唱团”的孩子们。当音乐响起,歌声自信而欢快,仿佛从四面八方汇聚的溪流,高高低低,次第响起,渐渐汇成磅礴的声浪。一位到现场聆听的6岁小听众,眼中瞬间噙满了泪水。

“无声合唱团”由艺术家李博与音乐人张咏在广西百色市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创立。这些孩子从出生就活在寂静中,“发出声音”对他们而言,是一场需要克服万难的跋涉。

这场60分钟的演出中,孩子们不仅演绎了传承泉州南音和壮族铜鼓的非遗音乐,更融入了自发创作的Rap(说唱乐)和诗歌“唱念”。演出结束时,全场观众不约而同地用手语打出“你真棒”的手势,以无声的掌声回应着这场动人的表演。

合唱团的缘起,要回溯到2013年广西凌云县的一次采风。“在街头,我偶然听到一位聋哑人喊出一声‘啊’。那声呼喊仿佛冲破身体的束缚,把她多年未说的话全都倾泻而出。”这声呐喊成了创作的种子——李博和张咏决定录制听障人群的声音,进行艺术创作。

但是,让听障孩子开口发声绝非易事。在广西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孩子们好像总是躲着他们,更不愿对视交流。4个月的坚持,换来的仍是沉默。就在他们准备放弃离开的那个下午,5岁女孩杨微微从楼道逆光跑来,拉住两人的手,发出了一声响亮的“啊”。

“那个声音,是我们听过最美妙的声音,它像一道光,让我沐浴其中。”李博回忆道。这声“啊”挽留了两位艺术家。通过自由报名,合唱团最初的14名成员集结完毕。

“我们通过一遍遍的练习和纠音,不断地寻找让孩子发声的最佳方法,没人告诉我们到底该怎样做。”李博说,“我发出声音让孩子摸着我的嗓子,他们知道那种感觉,这种振动能使他们产生反应,让他们去模仿去感受。”

对于听障孩子来说,他们能感受振动,但要唱出音符,只能通过不断的肌肉记忆练习。

张咏让孩子们把校音器放在嘴边,时刻看着自己的发音是否在规定的音符上,并根据校音器的指示随时调整。肌肉记忆训练对于孩子们来说是没有任何自身反馈的,甚至是枯燥的,中途有孩子退出了。

张咏说:“孩子们发出声音和对待声音,是在时间流动中,通过空气的振动与自己身体的对话。”张咏为孩子们写了一首练习曲,这后来成为他们唱的第一首歌——《希望》。

合唱团要有个名字,“突然,‘无声合唱团’几个字蹦到了我脑子里。”李博说。

一转眼,过去了4年。2017年5月2日,无声合唱团在凌云县礼堂第一次登台演出。那天,孩子们都特别紧张。演出只有一分钟,张咏伴奏,李博指挥,9个孩子一起在舞台灯光下,发出了那个美妙的音符“啊”。那天的观众,有人摇头不解,也有人默默流泪。

接下来,更多的演出开始了。2018年8月4日,无声合唱团登上了北京音乐厅的舞台,演唱原创作品《无声三部曲》。音乐厅里,到处是不同音高的“啊”,明亮、澎湃,此起彼伏,组成音符和乐章,台下的观众都纷纷伸出大拇指,很多人泪流满面。

紧接着,就是3年疫情,一切排练和演出都中断了。合唱团中有个女孩在家人的安排下结了婚。合唱团中的一些成员升入了桂林聋哑学校读书,李博和张咏辗转把无声合唱团的排练基地设立在了桂林市聋哑学校。“在哪里排练都一样,重要的是和孩子们一起坚守。”李博说。

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的演出当天,著名歌手龚琳娜登上舞台与“无声合唱团”进行了即兴互动。龚琳娜说:“孩子们的歌声是无声世界里的生命交响。”离开北京的时候,孩子们都哭了。

李博说,这次演出都是靠一些公益机构和爱心人士的资金,才得以成行,“这么多年,我们最大的动力是开心,孩子们开心最重要”。



“无声合唱团”在演出中。

受访者供图